西江詩話

香坡裘君弘任遠輯

黃庭堅

文節公詩有山谷集十一卷外集十一卷其刻江西詩派者即此二集中詩也又有別集二卷慶元中莆田黃汝嘉增刻而外集所載公晚年又有刪去者後新津任子淵淵取公前集註之爲二十卷不獨註事而兼註意用工最深鄱陽許尹爲序監丞黃㽦公諸孫也復會稡別集盡取其生平詩以

歲月次第編錄且爲之譜曰山谷編年詩集三十卷年譜二卷刊板括蒼元明以來刻豫章集者或分或合繁簡不一要不出諸本所載爲加裒輯云

史贊曰自李杜没而詩律衰唐末及五季雖有以比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幺麽骫骳無以議爲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爲詩專宗義山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鬬果爲工號崑崙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爲絕唱王文公推少陵爲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所扇

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學
宏才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
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翺皇甫湜古文典
雅而詩獨不傳惟二公不然可謂兼之然世之論
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谷其然豈其然乎
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
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

裴君弘曰按史官此論是宋一代之詩實倡于
歐王二公而歐尤處其先然則歐公不特起文

章之衰而並能振風雅之靡誰謂公僅變文格而不能變詩格也哉吁歐王風其前山谷闢其派西江詩在宋朝抑何盛也史之意又若以古今來能兼詩文之妙者惟蘇黃二公其實山谷文不如詩余嘗有一平情之論古人于詩文二者質有所近學有所專而餘力所及並工而奄有之則誠賢達之所難故南豐之文豫章之詩也豫章之文南豐之詩也而能兼之者落落千載宋以前祗一昌黎宋以來祇歐蘇二公荆公

次之四海之大千百世之遠當必有知予此言者

又曰西江詩祖山谷而不祖歐陽者爲文所掩也八家文列東坡而不列山谷者爲詩所掩也

劉後村曰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撏撦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澹豪俊而和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鍜鍊勤苦而成也豫章

稍後出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
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
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
達摩不易之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
頃見趙履常極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
意有絕似之者
又曰后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
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
曰射較一鏃奕角一着惟詩亦然后山地位去豫

章不逺故能師之若同秦晁諸人則不能爲此言矣此惟深于詩者知之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後山詩文高妙一世

東萊呂本中居仁學山谷爲詩自言傳衣豫章嘗作西江宗派圖以山谷爲祖傍列陳師道謝逸潘大臨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脩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顒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序畧云唐

自李杜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倣舊聞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

此江西詩派之所由名也派中除陳後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之王立之開封人祖可京口人高子

勉江寧人餘皆西江人也其李錞字希聲官秘書丞有詩集一卷楊符字信祖出處未詳有詩集一卷詩中如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唐人得意句也餘人另見于後

江西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則曾紘曾思父子詩也楊誠齋序之以入派劉後村總序曰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顒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

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于編以便觀覽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後山上非是今以繼宗派庶不失紫微公初意 [illegible]

劉後村曰山谷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其文則專學西漢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

山谷最稱重無已或問佳句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詞一聯 政雖隨日化 身已要人扶 便知其才不可敵

魯直哭宗室公壽詩云昔在熙寧日葭莩接貴遊

題詩奉先寺橫笛寶津樓天綱恢中夏賔筵禁刻侯但聞劉子政頭白更清修意深語到可見宗室前肆後拘氣象務觀云韓子蒼嘗見曾直真蹟第三聯改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以此為勝而曾吉甫獨取前作出二老堂詩話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卧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是佳處

山谷贈晁無咎云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蓋無

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無咎舊詩往往似山谷二則出紫薇詩話

魯直愛與郭功父戲謔嘲調雖不當盡信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于學詩者不可不知也出彥周詩話

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出滄浪詩話

梅聖俞詩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歐

公誦之不去口魯直有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來之句恐用此格律而其語意高妙如此可謂善學前人者矣

韓退之城南聯句云庖霜鱠元鯽淅玉炊香秔語固奇甚魯直云庖霜刀落鱠執玉酒明船雖依退之駸駸直與少陵分路而揚鑣矣若明眼人見之自當作兩等看不可與退之同調也二則出竹坡詩話

姚埴為朱温學士温問裴延裕行止埴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言文思甚捷也温應聲曰卿便是

上水船譏者以垍為惡灘頭上水船山谷詩云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周少隱謂山谷點化前人語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

晁君誠善詩山谷常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卧聽羸馬齕殘蔬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齕枯萁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為工語晁无咎曰吾詩實發于乃翁前聯无咎以語甥葉夢得然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夢得憩逆旅聞傍舍有澎湃

轣轆之聲若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于槽水與草齟齬槽間而爲此聲方悟山谷之句實爲奇也

蜀人君翼黃魯直黔中時從遊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園燕坐畫圖出水作夜窗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出石林詩話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後韓不由黃韓而爲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黃詞云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幾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流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魯直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甕翻盆攪夜

眠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而可喜千載下讀者如新銜蟬猫名見拾遺記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黄九爾唐諸人不逮也以上四則出後山詩話

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曰九陌黄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曰九衢塵土烏靴底想見滄洲白鳥雙又曰夢作白鷗去江湖水貼天又作演雅詩曰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鷗

似我閒

少遊謫雷悽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姝坦夷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夕凉少遊鍾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閒暇

山谷在星渚賦道士快軒詩點筆立成其畧曰吟詩作賦北牕裡萬言不及一杯水願得青天化爲

一張紙想見其高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筆端三昧遊戲自在也

魯直云元祐中晝臥蒲池寺時新秋過雨涼甚夢與一道士褰衣升空而去望見雲濤際天夢中問道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萊即襪而履水魯直意欲無行強要之俄覺大風吹鬢毛骨爲戰慄道士曰且緻目唯聞足底聲如萬弩松風有狗吠開目不見道士唯見宮殿張開千門萬戶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升殿主者降接之見

仙官執玉麈尾仙女擁侍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極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邑莊故其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使搖手頭與予同宿湘江舟中親爲言之與今山谷集語不同葢後更易之耳

嶺外梅花與中國異其花幾類桃色而唇紅香著魯直詞曰天涯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道曉來開徧向南枝玉簫弄粉人應妬飄到眉心住平生箇裡願杯深去國十年老盡

少年心以上五則出冷齋夜話

山谷屢用魚千里字歸師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又小池已築魚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區又爭名朝市魚千里觀道詩書豹一班蓋出關尹子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出芥隱筆記

山谷嘗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云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九僧云雲間下

蔡邑林際春申君也

山谷題高節亭邊山礬花二絕自序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荆公嘗欲作傳而陋其名予謂曰山礬野人採鄭花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絕處補它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爾不然何觀音老人端坐不去耶詩曰高節亭邊竹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二三名士開顏笑把斷花光水不通北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

習氣難料理愛着幽香未擬回後會端伯高齋詩話及洪景盧容齋隨筆皆謂山礬即唐人題詠之玉蘂花胡仔漁隱叢語葛立方韻語陽秋二書已駁端伯之說謂玉蘂佳名魯直不應捨之而更曰山礬周平園尤非之爲作玉蘂辨證其實山谷所名山礬即今之瑒花江南鄉音呼鄭爲瑒枝梗切在上聲三十八梗韻非唐昌之玉蘂及揚州瓊花也當以平園之言爲確

楚中靖國間側復官職山谷有詩十首其一指坡

仙云陽城論事益切直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眞學士與取儋州禿鬢翁

始山谷未識東坡一日拔見其詩于孫莘老家絕歎以爲世久無此作矣因以詩往來世故謂之蘇黃嘗曰讀魯直詩如對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譚鄙事其推重如此又嘗薦山谷自代畧云瑰瑋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時人以爲實錄

管成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句語言少味

無阿堵氷雪相看有此君（句）眼有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句）如此使事用意對仗句法俱入化境

冷齋夜話云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妝露着花罪余于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不曉此論當有知者（明說是少含蓄不過以句忌說盡耳此亦何難知也）

黃庚

字星夫分寧人山谷其子也慶曆進士知康州有治聲以仕不得志刻意詩文嘗作詩云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公私鞭笞急醉眠聽秋雨又題怪

石云山魈水怪着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其句多類此有伐壇集一卷

許彥周詩話云司馬公諱池仁廟朝待制溫公父也作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遺一生愁又黃公諱庶大孤山詩云銀山巨浪獨夫險比干一片崔嵬心人傳溫公家舊有琉璃盞爲官奴所碎洛尹怒令糾錄聽溫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恕于斯人又嘗直作詩

用事壓韻皆超妙出人意表蓋其傳襲文章種性如此

後山詩話曰唐人不學杜詩惟康彥謙與今黃亞夫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壻也其于二父猶子美之于審言也

黃大臨

字元明山谷兄也知萍鄉龍泉二縣有惠政尤長于詩與山谷唱和附見豫章集其詩在黃氏正如眉山之有長公少公而亞夫其老泉云山谷又有

弟叔度亦能詩嘗評古今望夫石詩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也而陳後山極服其論

魯直另有一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一日大臨且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見後山詩話

黃氏世居雙井有二井在溪水中故名盧東有勝地一區長林巨麓危峯四環泉甘土肥可以結茅大師搆庵

其間因在寅山之類命曰寅庵喜成四詩遠寄詹
直令與都人士共和之詩云一溪婉婉如平篆四
野青青似畫圖阮客放船迷洞府化人攜袂到清
都山中安用名丞相天下于今得廣居我即其間
搆宮室豫愁帝夢有華胥一山前有路到華胥下
即乾坤極海隅西接洞庭開曉楚東傾彭蠡浸晴
吳四時更代觀形化萬物推移見尾閭此世人人
少閑暇每攜樽酒自看書一手把齊民種蒔書莎
衫臺笠事耘鋤夏栽醉竹餘千箇春糞辰瓜滿百

區五月十三日竹醉瓜宜辰日種早秫旋舂嘗麴蘖新粱炊熟自樵蘇日西杖屨行山口招得隣丁作飲徒一招得隣丁作飲徒山家肴蔌盡脊疎就根爨筍連黃籜和蒂栽瓜帶綠鬚羨熟澤中親射鴈膾成溪上自罾魚遣懷半仲荒三徑能似林間今日無一山谷和云四詩說盡庵前事寄遠如開水墨圖暑有生涯如谷口非無卜肆在成都旁籬榛栗供賓客滿眼雲山奉宴居閒與老農歌帝力年豐村落罷追胥一兒作新庵接舊居一原風物萃庭隅陸機招

隱方傳洛張翰思歸正在吳五斗折腰慚僕妾幾年合眼夢鄉閭白雲行處應垂淚黃犬歸時早寄書一方若塘邊獨網魚小桃源口帶經鋤詩催孺子成雞柵茶約隣翁掘芋區苦楝狂風寒徹骨黃梅細雨潤如酥此時睡到日三丈自起開關招酒徒一未惟窮山寂寞居此情常與世情疏誰家生計無閒地大半歸來已白須不用看雲眠永日會思臨水寄雙魚公私逋負田園薄未至妨人作樂無一

謝逸

字無逸臨川人博學工文辭操履峻潔母喪毀瘠不勝衣尤精于詩黃魯直讀其詩曰使斯人在館閣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李商老謂其文步趨劉向韓愈再舉進士不第朱彥守臨川以八行薦勉赴之一夕返嘗自家如京師士大夫迎候相屬詩酒唱酬屢月不能達自號溪堂其詩有溪堂集五卷補遺二卷入派

漫叟詩話云無逸學問高傑文詞鍜鍊篇篇有古

意尤工于詩
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𠊱春烏又
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瘦水
落溪毛凋皆爲魯直所稱賞
正覺寺云避暑訪禪客頃作城南遨秋風颯然來
草木鳴蕭騷復起水東興兩槳搖輕舠何處可盤
礴有寺臨江皐門戶頗幽邃野徑深蓬蒿升堂脫
冠坐洗盞傾濁醪初筵談名理淸言洗塵勞徐徐
雜詼諧坦率眞吾曹尚餘淸淨業詩成謾揮毫人

生一瞬息逝水行滔滔歸與不隸燭樓頭霜月高聞師川自京還豫章詩云九衢街裡無停舟君居陋巷不出遊滿城惡少弋鳧鴈對面故人風馬牛別後坐寒燈火夜歸來眠冷江湖秋憑驢老大食不飽起視八荒提蒯緱

北津渡云竹籬茅舍掩柴扉褭草寒烟[illegible]逕遺只有白鷗無俗韻何年相伴老清溪

一日有一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脩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

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叅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匿笑而去見冷齋夜話

余嘗云此貢士罪竟是天上人不然或在桃源洞中來若在世上任他如何山顛海涯决未有不知歐公者無逸應答亦妙甚不張皇在有意無意之間又云此貢士年紀諒亦甚大卻枉喫了數十年飯不如謝家七歲孩童子也

無逸詞曲亦工其春夜南歌子云雨洗溪光淨風掀柳帶斜畫樓朱戸玉人家簾外一眉新月浸梨花金鴨香凝袖銅荷燭映紗鳳盤宮錦小屏遮夜靜寒生春笋理琵琶

無逸嘗于黃州關山驛題江城子一詞過者必索筆于館卒卒頗爲苦因以泥塗之其爲人賞重如此詞云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颺殘紅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烟籠粉香融淡眉峯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

漁家傲云秋水無痕淸見底蓼花汀上西風起一葉小舟烟霧裡蘭棹艤柳條帶雨穿雙鯉自歎直鈎無處使笛聲吹徹雲山翠鱠落霜刀紅縷細新

酒美醉來獨枕蓑衣眠

謝邁

字幼槃臨川人逸弟嘗領漕薦省闈報罷以詩酒琴奕自娛兄弟並工詩文稱曰二謝呂舍人本中評云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又云二謝修身厲行在崇觀間無所污染不獨以文見稱劉後村曰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邁詩有竹友集七卷詩入派

又有竹友詞一卷

栗里淵明祠云淵明歸去潯陽曲杖藜蒲鞵巾一幅陰陰老樹囀黃鸝豔豔東籬縱霜菊世紛無盡過眼空生事不豊無意足廟堂之姿老蓬蓽環堵蕭條僅容膝大兒頑鈍懶詩書小兒嬌癡愛梨栗老妻日暮荷鋤歸欣然一笑共蝸室我詩未遣愁肝腎醉裏呼童供紙筆時時得句輒寫之五言平澹用一律田家酒熟夜打門頭上自有漉酒巾老農時問桑麻長提壺挈榼來相親一尊徑醉北窗

[illegible]蕭然自謂羲皇人此公聞道旁亦樂容貌不枯
似丹渥儒林紛紛蹈淵濁山林高義久寂寞假令
九原今可作舉公籃輿也不惡

鳴玉泉云山路秋陽何赫赫山亭秋冷多秋色豈
惟醉耳玉琮琤照眼寒光如練自舊聞瀑布垂雲
間恍疑銀河隨天關西望香爐不得往箇中原有
小廬山

饒節

字德操臨川人博學善屬文然性剛峻晚祝髮爲

浮屠名如璧在襄漢間聲望甚重尤工詩山谷後山師川居仁諸君子皆愛重之與唱和臨川能詩者時稱二謝一饒謂溪堂兄弟暨節也其詩有倚松集二卷外文集一卷俱徼入秘閣詩入派

呂居仁曰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余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

好貸夜窓三十刻羌牀趺坐究嶓風

又曰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稚徒懷璧武似三明卻韔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如二稚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後夏均父倪德操爲僧名如璧殆詩讖也

德操初見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歎曰潘十後來做詩直至此地位耶

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尼

眞弟子須祭達摩的兒孫時諸說禪者不一故德操專及之出紫薇詩話

裘君弘曰德操爲儒不足去而爲僧畢竟是下喬木入幽谷處其與收斂加冠巾者異矣且豈聖達摩對舉尤屬誕妄讀者無爲其佳句所惑也呂紫微亦尙禪學故亟稱之余所以不删此條者正欲垂誡後世以見能詩如德操不能蓋其逃禪之罪耳不可不辯

陳瑩中與節詩云舊時饒措大今日璧頭陀借問

安心法儒禪隔幾何

許　顗曰德操爲僧號倚松道人作詩有句法苦學副其才情不媿前輩尤善作銘贊古文其作佛米贊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于遣詞而曰時平主聖萬國自靖不殺而武不征而正矯矯虎臣無所用命移將東南介我佛會久闍我曹念佛三昧啃嗚叱咤化爲佛聲三令五申易爲佛名一佛一米爲米三升自升升而斗自斗而斛念之無窮太倉不足觀此雖柳子厚曲折不

過是矣

先是如璧詩有閒携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

來之何因號倚松

節嘗携一僕遊襄鄧閒後僕竊聽說法日有開悟

遂亦祝髮名如琳既死好事者爲作擧火疏曰無

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豈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

洪朋

字龜父建昌縣人熙寧進士師民之子也舉明經

歷臨川令兄弟四人皆工詩母黃夫人山谷之妹

豫章集中所謂洪氏四甥者是也朋詩有淸非集二卷詩入派

山谷與朋書云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

寫韻亭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尺亭水入方州界玉局雲耿連水羅翠屏小楷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簫采鸞不復返至今神界花冥冥呂紫薇曰作詩至此殆無遺矣

劉後村曰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

不多見與弟駒父遊梅仙觀有詩云願爲龍鱗嬰勿學蟬骨脫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晩節不終不特有媿舅氏亦有媿于長君也洪氏累世同居太祖旌曰義門

洪芻

字駒父朋弟紹聖進士官至諫議大夫其詩有老圃集一卷詩人派

駒父嘗曰柳子厚詩欸靄一聲山水綠欸音與而世俗乃分欸乃爲二字誤矣如杜詩雨脚泥滑滑

世以爲兩脚王元之詩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
親酒盞疎世以爲睡起茶多皆此類出冷齋夜話
擬峴臺云崇臺面空濶遠眺眞高明一水來朝宗
彎環抱荒城連山頗偃蹇御署依翠屏緬懷青溪
上與峴首并客從豫章來及此春服成公子有
好懷良辰始玆登初筵挹溪光中觴聞雨聲翠幄
列茂樹金沙漲回汀鷗鳥舞不下漁舟縱復橫尚
恨夜氣斂不見白月生信美非吾土少留空復情
蠶湖山云萬松棃嶺路千畝勸春耕不復紅喬下

空遺碧澗橫佛扃傳縹緲仙馭鎮崢嶸道釋分殊境籃輿許我行

石耳峯云朝踏紅塵暮宿雲往來車馬謾紛紛猴溪橋下潺湲水惟有峯頭石耳聞兩峯高聳形如兩耳故名峯在廬山北距九江郡城六十里其下爲圓通寺

紉齋撰豫章職方乘三卷後乘十二卷乘取晉乘爲名蓋志屬也後乘有太守程叔達序

又著香譜一卷集古今香法有鄭康成漢宮香南史小宗香眞誥嬰香戚夫人返魂香唐員半千香

所記甚該博

翙又編宋玉司馬相如遷董仲舒賈誼枚乘路喬如公孫詭鄒陽公孫乘羊勝中山王勝淮南王安班婕妤王褒劉向劉歆揚雄班固凡十九家遺文敘其可考而讀者爲楚漢逸書八十二篇

洪　炎

字玉父兄翙同榜進士官中書舍人其詩有西渡集一卷詩入派

劉後村曰玉父南渡後爲少蓬闕師川召有懷駒

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于鯨波之外王父愛兒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夜月登滕王閣云桃花亂打散花樓南浦西山送客愁爲理伊州十三疊綏歌聲裏有洪州

逍遙閣云傑閣龍樓倚翠微中秋午夜望淸輝桂枝委地三千尺栢影垂壇四十圍簫鼓或疑風雨下雲霞猶想錦帆飛只今井臼依然在不見歸來丁令威

季弟羽字鴻父坐上書元符入籍終其身亦有詩名惜其詩不傳

徐俯

字師川分寧人尚書忠愍公禧之子山谷諸甥也高宗以山谷故名用之丞相呂頤浩作書具道上旨立朝以氣節自勵官樞密使其詩有　湖集三卷詩入派

山谷跋前日龜父携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

解事熟讀數過爲之喜而不寐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功當于古人中求之耳

劉後村曰師川豫章之甥然自爲一家不以渭陽高自標樹藐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集中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多矣師川在靖康中以名節自任呼婢曰昌奴事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不獨以其詩也

饒德操酷愛師川雙廟詩開元天寶間衮衮見諸
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出紫薇詩話
滕王閣云雲氣浮高棟波瀾繞古城雨餘山更碧
葉下水逾清燕語留秋色鴉聲落晚晴昔王歌舞
地帆急見山行
新營市云雙飛燕子幾時回夾岸桃花蘸水開春
草斷橋人不渡小舟撐過柳陰來
師川最喜韋應物詩嘗云韋蘇州詩人多言其古
澹乃是不知言自李杜以後古人詩法盡廢惟蘇

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

汪革

字信民臨川人紹聖進士分教長沙呂希哲見之以比黃憲茅容蔡京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己召爲周王教授不就曰吾與時不欲附名奸臣傳年四十卒其詩有青溪集一卷呂居仁序之入派居仁于宗派中尤推尊信民云

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春水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

屈才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厲於陵節妻子同
鏃五彪疏
信民于文無不精到當代滎陽公作張先生哀詞
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
柱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出紫薇詩話
和呂紫薇欲晴詩有云釜星曉辮出雨脚晨可歇
又和春日絕句云晏坐鬱貴堂一下事無居官蕭散似
相如偶遊濁酒風前約不見繁英雨後疎
又詩云富貴空中花文章木上癭要知眞實地惟

有華嚴境荅信民亦喜禪學

李　彭

字商老建昌人尚書公擇孫也博學强記尤工詩
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其詩有日涉圍集
十卷詩入派

呂居仁曰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
翻經臺詩云五十餘卷在高臺內史翻時蠟屐來
夢斷池塘人不見年年春草綠成堆

張　擴

字彥實德興人崇寧進士官中書舍人與呂居仁爲詩友著有東窓集四十卷

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江守詩云平時衮衮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工未覺朝廷疎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每諷誦之

出紫薇詩話

胡宗元

淸江人有詩集山谷序之畧曰君自結髮至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事也前莫輓

後莫推是以窮于丘壑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士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于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致巧則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于國風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詞後之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

曾紘 子思

字伯容南豐人子固弟阜字子山之子也博學工

吟咏其詩有臨漢居士集七卷子思字顯道亦工詩有懷峴居士集六卷阜嘗將漕湖南後家襄陽紘父子皆有官而皆高亢不仕楊誠齋序其詩以附詩派之後畧曰伯容詩源委山谷先生顯道得其父句法伯容放浪江湖間與夏均父諸詩人遊從唱和其題壁與咏見于均父集中者三十有二篇余毎誦均父之詩云會侯第一又云五言類元度又云秀句無一塵想見其詩而恨不見其人行天下五十年毎見士大夫必問伯容父子詩無能

傳者今忽得故人尚書郎江西漕雷公朝宗寄余以二曾詩集二編屬序披誦三過蔚乎若玉卉之蓮敷月露之下也沛乎若雪山之水寫灑瀩而東也瑱乎若岐山之鳳鳴梧竹之風也望山谷之宫庭蓋排闥而入歷階而升者歟

李䢺 䢺音孚

紫微詩話云李䢺去言公擇尚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作詩云去國城春桃李花楓林葉病尚天涯今年九日風前帽北客扁舟雨後沙忘下

曰何涯信民甚稱之以爲有過其侄商老處方臘
之亂去言有詩蒼黃避地小兒女漂泊連床老弟
兄亦佳句也

羅尚友

字明善萍鄉人少負俊才嘗謁闔門使蕭涯賦詩
云人間酒客兼詩客天上文星與將星涯大敬之
後登第授武昌推官中丞李公擇爲帥每宴集必
名凡樂府詩歌皆即席成時號席上才子

黎道華

字師侯學詩于謝無逸與會季貍僧惠嚴俱以詩名號臨川三隱有頤庵詩集姜之茂集臨川三逸詒收入秘閣

道華性至孝母家汝水東日一省視寒暑不輟一日春水暴漲獨小舟衝浪而往舟已沒矣篙師手援出之人以爲純孝所致

明水寺詩云寒日荒荒野外昏亂山深處訪祇園一條澗水穿龍洞十里松陰蔽寺門衲子茹蔬憐鶴瘦吾儕飲酒作鯨吞夜闌笑語喧空澗驚起

碧溪別村

曾幾

字吉父贛人嘉祐進士準季子清江三孔甥也以長兄弼爲湖北提學渡江溺死恩廕將仕郎銓試第一用故事賜進士出身擢國子學正時禁元祐學以剽綴熟爛爲文幾獨表內舍陳元有經義文體少變歷仕至禮部侍郎乾道二年卒于家壽八十三諡文清幾中歲以忤秦檜罷僑寓上饒與呂舍人本中居茶山寺七年自號茶山居士檜死復

起尋歷秘書監葢早爲館職洊更中外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鬚髮皓然每會同舍即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縉紳推重焉爲詩古雅贍麗有專集十五卷又文集五十卷經說二十卷

汪內相將赴臨川吉父以詩送之有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之句韓子蒼改中字爲深字吉父聞之以子蒼爲一字師見竹坡詩話

陸放翁幼時爲吉父所賞識後其詩爲南渡冠人愈服吉父之藻鑑

子二俱以文學稱逢字原伯司農卿逮字仲躬戶部侍郎有習庵集十二卷

劉後村序江西詩派有曰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

吉甫有絕句云梅子黃時日日晴小溪泛盡卻山行綠陰不減來時路添得黃鸝四五聲

曾紆子惇

字公卷南豐人文肅公布之子也有異才善詞翰

布在相位嘗奉詔撰景靈西宮碑潛命紆代筆以膺補官歷直寶文閣守本郡生平砥礪志節崇寧癸未坐黨籍貶零陵與黃魯直厚善別號空青有空青文集十卷淳熙中陸放翁爲常平使者至臨川得其遺文讀之歎畢世士大夫知空青不盡云孫鴻慶序公文章固守家法而學詩以毋夫人魯國魏氏爲師句法精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魯直遷宜州道出零陵得公江越書事二小詩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

馬丞相廷鸞序畧曰余自誦浩翁扶藜對蘚之吟虛阜把卷臨燈之句周巳恭公亥才章之盛顧前脩日遠自乾淳諸老文字猶多遺落况過江前後閒乎一日西泉吳太史爲言此吾鄉空青公也有集藏于家余惟空青公子弟起家文章繼世潛逃于家君柄用之時纔繼于諸賢流落之後未幾滅跡毀廬相隨入黨迄天地重開迨能以三朝正論暴白于世視同時諸貴公子孫所謂繼志述事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昔石林葉公以親見揚雄

美其詩以新樣元和評其書以三世風流領其文近世李鴈湖亦謂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如空青諸人雖不偶于一時而文采爛然垂後者世不能掩也今其遺文如魯殿泰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于南豐曲阜之後云

曾氏自文定公依祖母居臨川故其子孫輩皆載臨川人空青卒汪彥章志其墓

空青子惇字紘父歷知台州長于詩有紘父風詩集一卷傳世皆在台時作也

曾季貍

字裘父文定公弟曰湘陰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𣈆之季貍其子也多從呂居仁徐師川遊盡得其詩學一試禮部罷屢薦不起朱晦翁張南軒皆敬重之自號艇齋陸放翁序其集

題羅漢石云吾聞大幻師種種示方便雖於土石中神力亦過遍君看此翠珉乃有羅漢面慇懃作禮相形質皆可辨初觀頂相殊次觀雙足現僧袍如輕綃風舉勢旋轉得非方廣尊影若此石片千

年磨不盡若堅金百煉我來一瞻敬贊歎未曾見摩挲睇玩久欲去反畱戀叮嚀管守護尊者具神變會當清夜闢神光照金殿

躍馬泉云山靈從何來崩騰躍萬馬初疑夫差軍水犀光照夜又疑閼於戰聲撼武安瓦森然毛骨竦舌拄不能下對此神駭姿可以一戰霸

宿正覺寺云正覺江邊寺風烟卷畫然庭羅合抱栢門泊釣魚船暮雨凉初過中秋月正圓無人來共賞獨自占江天

白水寺云暫假僧房避炎熱覺頓忘誰知六月雨已似九秋凉石徑苔痕滑稻花田水香鳴蟬休聒耳容我此徜徉

南湖云葛巾藜杖興何長爲愛南湖六月凉雨在山頭作雲氣風來水面散荷香登臨稍喜市聲遠徙倚猶嫌歸興忙後日重來携枕簟不妨午夢到斜陽

季貍之師友往復書簡其子灘輯而刻之曰艇齋師友尺牘二卷自呂居仁徐師川以降下至淳熙

乾道諸賢多在焉論者謂裘父蕭然布衣而名流敬愛之若此足以知其人之賢且見當時風俗之美也

季貍又著有艇齋詩話一卷

蔡柟

字堅老南豐人有詩名嘗謁韓子蒼令賦新荷即吟曰朱欄橋下水平池四面無風柳自垂疑是水仙吟意懶碧羅箋卷未題詩韓大敬服柟宣和以前人卒于乾道庚寅曾公卷呂居仁輩皆與唱和

其詩有雲壑隱居集三卷又有浩歌集一卷則詩餘也

登郡學稽古閣晚望作詩云簷外川原逈烟中草樹微山城暮吹角客子淚沾衣歲月經身老行藏與願違歸禽帶落日渺渺背人飛

紫霄觀云石梯雨過紫苔班竹洞雲深白晝閒長恨桃花大漂泊誤隨流水到人間

呂南公

字次儒南城人熙寧鄉貢一試禮部不偶遂罷舉

肆力文學自號灌園先生著灌園集三十卷晚年欲脩三國志題其齋曰衮斧書將成而卒元祐諸公擬薦進之竟不及

葛仙峯云南峯桃崇坂逕路荆榛稠遺壇在其顚名爲仙翁留石角已剝渺林芳自春秋誰云骨中塵來繼中霄遊

汪應辰

字聖錫玉山人紹興狀元本名洋御筆改賜以其年方十八與王拱辰及第時相類也仕終端明殿

學士諡文定應辰天才甚高文名震一時尤長制誥溫雅典實得王言體朱子稱爲近世第一有玉山翰林詞草五卷子逵登第官吏部尚書

宋高宗題汪狀元澗底松云有松百尺大十圍生在澗底寒且卑澗深山險人絕路至死不逢工度之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兩不知誰喻蒼蒼造物意但與之材不與地金張世祿原憲貧牛衣寒賤貂蟬貴貂蟬與牛衣高者未必賢下者未必愚爾不見沉沉海底生珊瑚歷歷天上種白榆

琵琶洲在餘干縣南水中擁沙成洲狀如琵琶應辰有詩云塞外風烟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前風物參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蓋借用明妃香山故事相映帶也

歸雲堂云浮雲本無心人心逐雲去更作歸雲堂雲歸竟何處

應辰在秘書監食罷會茶一同舍就枕不起或戲之曰宰予晝寢于予乎何誅衆未有言應辰曰有一對雖于今事不切然卻是一箇出處衆問之曰

子貢方人于我則不暇遂合詞稱矣

應辰嘗作唐書列傳辯證二十卷以元祐名賢謂列傳記事毀于鐫削略于蒸繪故隨事辯證之只攻列傳不及紀志也

利申

字仲通大庾人元豐間值新學興遂不應試娛情詩賦所與唱和皆一時名流焉

易著明

字晦之宜春人精聲律與石曼卿爲詩友時人語

日宜春易著明擲地作金聲天禧中官左班殿直

孫勵

字世舉寧都人介夫子也涉獵經史尤工詩弱冠從東坡遊平生著作甚富縣辟不就隱居延春谷環堵蕭然東坡榜其廬曰竹林隱居

馬存

字子才鄱陽人元祐進士越州觀察推官存早遊太學研經以考道觀史以究治亂之變搖毫頃刻數千言文學鋪一時徐節孝積蘇文忠皆愛重之

通志截
樂平人

研軒程氏曰子才文波瀾雄壯英毅有奇氣不可縶維淵然有爲國經久意旣殁川黨議起蘇黃文字焚毀無遺子才亦在指揮中故世罕傳近得其族黨所儲舊本叅以板行者釐爲十一卷凡策二策問四時論三史論二十二古詩四十六律詩五十絕句八十四記十一序八書四啓七文疏八雜著四誌銘十三又爲年譜列于墓碣之次以詳其出處云

省試揚雄論曰方莽以險惟愚天下學士大夫高節尚潔者非引去則繼以死雄斯時方著劇秦美新以發揚其盛讀之令人氣沮拂膺不懌者累日嗚呼雄乎寧死耳其忍爲此文哉東坡典舉奇之京師競傳因呼爲拂膺公廷對言臣之深以常署于東南而獨在北方蘇子由爲詳定官喜其遠慮欲以冠多士同列間之抑居第四蓋存生平總受知于眉山兄弟文章針芥之投良不偶云

彭超然

冷齋夜話云吾弟超然喜論詩其爲人純至有風味嘗曰陳叔寶絕無肺腸然詩語有警絕者如曰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窻明王摩詰中山詩曰溪清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舒王百家夜休日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湖平欲別更携手月明洲渚生此皆得于天趣予問曰句法固佳然何以識其天趣超然曰能知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言予竟不能詰歎曰微超然誰知之

超然通志載入隱逸其生平皆未詳字亦不載但括與兄覺範論詩貴得天趣數語想亦從夜話中採入者他無所考也覺範通志載新昌彭氏子而文獻通考晁氏以爲高安喻氏子未知孰是

彭淵材

淵材詩僧覺範叔也嘗作海棠詩有云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覺範亟稱之曰前輩作花詩多狀美女如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山谷酴醾詩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

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類而吾叔淵材海棠詩又不然其意尤工也蓋謂合美女美丈夫以比較前人作特爲穎異生新耳又山谷嘗笑覺範詩說烟波縹緲處前身合是為師沙戸因贈以詩畧曰吾年六十子方半橋項螺巔度歳年脫卻衲衣着蓑笠來佐涪翁刺釣船淵材曰此退之贈澄觀我欲收歛加冠巾換骨句也由此推之淵材自是詩流但志乘未載我疑亦屬沙彌與覺稱呼乃其法門宗派未必是俗家猶子行也連超然吾亦

疑其是僧覺範數數稱吾弟超然意亦禪門之派
即超然爲義亦似方外名字俗家如此命名者頗
少通志或不察因覺範弟蓄之遂曰彭超然乃蒙
覺範俗家之姓爲言耳然通志方伎類又有彭攀
龍者字淵材新昌人工樂律獻樂書于朝爲協律
郎餰粥不給乃歸與覺範冷齋夜話所稱淵材二
則相類似即此人是淵材實係方内非僧也但夜
話前云吾叔淵材後二則云劉淵材則淵材姓劉
非姓彭矣即覺範一人一以爲俗姓彭一以爲俗

姓喻此而忽又自以姓劉者爲叔何也然則淵材
僧乎俗乎彭與劉一人乎二人乎俱不可知姑闕
之以俟博覽之君子
夜話云淵材遊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
席家在筠新昌其貧至饘粥不給父以書召歸曰
汝到家倒懸解矣淵材于是南歸一縣挾布橐斜
絆其腋一邑聚觀親舊相慶曰布橐中必金珠也
予雖知其迂濶疑之乃謂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
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橐中所有可早出觀淵材

喜見眉鬚曰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乃開槖有
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稾一
巨編餘無所有

又云李州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受昌州議
者以去家遠改鄂倅淵材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曰
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柰何棄之李驚曰供帳豐
乎非也民訟簡乎非也然則何以佳淵材曰天下
海棠無香昌州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西江詩話卷三終

從子曰菊谷年校